

廖百芳先生著

濠江餘影

鄭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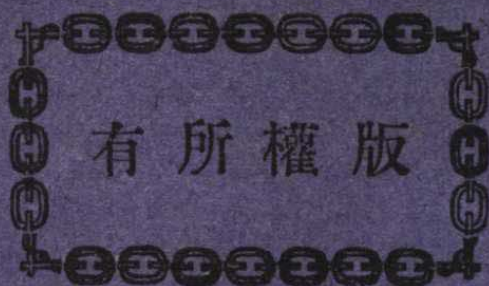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初版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再版

濛江餘影（全一冊）

▲每冊定價壹角伍分▼

著者 廖百芳

各大書坊均有發售





著 者



## 自序

壬戌之秋。八月既望。賓川楊將軍延見百芳於大湟江之行轅。殷殷以代表赴邕之職相屬。百芳本深憫自治軍之愚昧。尤不忍戰區民物之傷殘。得命卽行。駐邕一月。往往當林甫田蒙若陶之前。討論禍福利害。幾於舌敝。林蒙始允通電各路自治軍。大致謂滇軍現派代表來邕。聲明願與我軍釋嫌修好。各該司令統領。奉電之後。仰仍各守原防。不得再與滇軍輕啓釁端。致滋衝突而延戰禍。等語。滇軍與自治軍。無端而混戰三月有餘。直至此時。始得安然休息於濠江。始得與陳炯明虛與委蛇。始得與港滬各方從容接洽。百芳由宣化歸。復以陳唐陸攻守同盟之秘密。詳細報告於楊將軍。楊將軍曰，我不圖人。人亦圖我。今日爲國家法統計。爲本軍自身計。除向陳炯明殺開一條血路外。甯有他途哉。吾志決矣。於是楊將軍始親赴白馬會議。始與沈鴻英、鄧達慶締金石交。始決定協同動作之期日。至此，粵海之風雲

急矣。一鼓下梧。浹旬卽克肇慶。大軍抵肇。因後方接濟遲滯。楊將軍又命百芳星夜回梧。及由梧復下。則陳炯明已逃。聯軍已雲集省會。是役也。主持大計。固由楊將軍。亦賴滇軍諸將士之知方有勇。若事前之種種籌備。作戰時所有本軍及各友軍一切進行計畫。實出自黃岡夏先知君一人爲多。夏君資兼文武。吾黨異才也。見百芳檢視發難前後各文電稿。曾爲之贊曰。二十萬甲兵。發爲文章。以不學無術如百芳者。甯足與語於文章。今訂而存之。亦以志討陳一役。百芳亦爲楊將軍幕中之一人。非敢以文字見世也。容縣廖百芳民國十二年三月自序於廣州農林試驗場滇軍總司令部軍法處

。無復正氣人矣。由是通段。通唐。通林洪。乃至通洋行買辦之陳廉伯。惟恐國之不亡。亡之不速。倒行逆施。直忘其從前討陳討沈爲何事矣。今者捷報傳來。楊劉旣一敗塗地。斯其爲革命政府一大轉機乎。濛江餘影四字。爲朱和中先生所贈。朱先生促吾兄付梓者屢。吾兄念楊氏體面。雅不欲以當時之經過。遽暴諸世。今楊氏旣稱兵作亂。自絕於黨國。吾兄當日之苦心。又安可不一白於天下。

民國十四年六月十六日胞弟鳴鑫謹序於清遠縣公署

## 序二

上年廖百芳先生與擎霄。皆爲以論著供給廣州市現象報發表之一人。因此遂注意廖先生之文章。廖先生之文章價值。社會自有定論。無待擎霄之恭維也。今年元月以廖先生之介紹。得供職于廣州政治分會之編輯股。昕夕相依。廖先生復出其「濛江餘影」之舊著以相示。擎霄受而讀之。然後益信廖仲愷先生所許爲「重整西南的鉅大工作」者。非溢譽也。擎霄未讀廖先生之「濛江餘影」以前。自問亦如流俗眼光。祇以一文人視廖先生。初不知廖先生乃一有條理有計劃之人物也。自其贊助滇軍驅陳以後。即屢與大謀。功在黨國。而世莫知。豈所謂文章憎命者歟。今廖先生循擎霄之請。將其「濛江餘影」一書。再版以流布於世。異日史家。有蒐輯重整西南之經過事實者乎。此實至真確之資料也。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郎擎霄拜序

## 序

我於民國十二年一月十八日隨滇軍驅逐陳炯明抵廣州。既住廣州一年。從未於報紙上以言論與社會相見。十三年一月上旬。廖公仲愷。閱我之濛江餘影竟。一日留膳於省長公署。同席者爲鄒海濱陳協之兩先生。廖公卽於鄒陳兩先生之前語我曰。此中經過。爲重整西南的鉅大工作。現時財政分裂。政府幾於斷炊。何不多作論說。登諸報端。以圖挽救於萬一。我於是始有「粵省財政不統一與聯軍之前途」之作。文成。先送與廖公。廖公復我之信有云。是朝陽鳴鳳。是粵中言論界之元氣。獎勗備至。令人感奮。今搜索行篋中。得舊著若干首。是曾一登諸現象報或廣州民國日報者。實皆廖公當時之激勵有以成之也。當滇桂軍踞粵時。紅帽黑旗。炙手可熱。暴力淫威之下。誰復敢加彼輩以半個不字。我特取而批評之。視同無物。亦宜乎社會人士之謂我



序

---

斗胆也。偶翻舊稿。悵觸中懷。若有不忍付諸車塵馬跡間者。因編爲濛江餘影下卷而自存之。

中華民國十四年八月一日廖百芳自序於蒼梧

# 濛江餘影上卷目錄

報告到邕

滇軍與桂政府釋嫌修好之和約

報告唐繼堯有代表到邕

報告沈冠南有電到邕

賀沈冠南軍長回桂電

楊總指揮答沈軍長慰勞書

蘭譜序

滇軍將領復李印泉電

復沈冠南軍長書

附沈冠南原函

楊總指揮誓師時昭告天地祝文

楊總指揮討陳炯明通電

楊總指揮致陳炯明電

楊總指揮致沈軍長電

楊總指揮致劉師長紹伯電

楊總指揮致梁鴻楷師長電

楊總指揮致粵中海陸各軍電

楊總指揮留別梧州各界書

楊總指揮致劉師長紹伯電

楊總指揮致沈軍長劉師長電

楊總司令就職通電

楊總司令致劉紹伯師長電

楊總司令致沈軍長劉師長電

聯軍克復肇慶通電



楊總司令致沈軍長電

由梧報告楊總司令電

致朱益之總司令電

楊總司令敬告粵中父老兄弟書

楊總司令上 孫大總統函

楊總司令致岑西林函

楊總司令訓誡全軍官兵之通令

楊總司令賀胡省長就職電

楊總司令輓劉紹伯軍長殉難聯

楊總司令上 孫大總統電

楊總司令復沈冠南總司令電

又電

又電

楊總司令上 孫大總統辭廣州衛戍總司令兼職電

請假呈文

楊總司令復李協和參謀總長電

又電

又電

楊總司令致呂春榮師長電

又電

楊總司令復國會議員田桐諸君電

楊總司令復兩粵國會議員陸祺諸君電

楊總司令復湖南省長趙炎午電

楊總司令復何中權司令電

楊總司令致周之貞司令電

楊總司令復蔣陸軍次長電

楊總司令復東京中國國民黨支部電

楊總司令復劉震寰電

楊總司令復陳代軍長天太電

賀沈冠南總司令就職電

附沈復電

滇軍追悼會輓聯

楊總司令致沈鴻英電

辭軍法處長呈文

就滇軍總部顧問職之復函



# 濠江餘影下卷目錄

序

粵省財政不統一與聯軍之前途

陳炯明聯治主義之矛盾及其應有之覺悟

吾人欲解決東江之陳炯明當先解決自身中之陳炯明

致黃總指揮季寬電

復黃總指揮電

黃總指揮來電附

請 大元帥統一財政

沙面華工之人格與國家前途之關係

林虎之過去與未來

因陳廉伯私運大幫軍火而警告商團

請楊總司令撤銷戰時軍需籌備處

爲處置緝獲那威船軍火上 大元帥書

大元帥訓示附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之先決問題

爲扣械事再上 大元帥書

我對於五省弭兵會之希望

廖仲愷之進退與北伐大軍之後方

廣東人亟應有所表示於林洪

評陳炯明所謂審機觀變

# 濛江餘影上卷

## 報告到邕電

急大湟江滇軍楊總指揮鈞鑒。卅晚抵邕。本日分謁林蒙。詳述尊意。備受歡迎。條件刻在磋商中。特聞。百芳由省署叩，世，借印。

## 滇軍與桂政府釋嫌修好之和約

廣西省長公署

廣西總司令部

### 和約

滇軍總指揮部

今爲圖桂省政局之安甯。與暫駐桂境之滇軍利便起見。桂政府與滇軍雙方各本誠意。訂爲和約如左。

(一) 無論桂之何人。或非桂人。若欲利用滇軍以搗亂桂省之治安。滇軍必嚴行拒絕其勾結。同時桂政府與任何省政府。亦不得有不利



於滇軍之盟約。

(二)滇軍對於桂政府之軍權，政權，財權。及駐在地之交通權等。概不干預。

(三)桂政府茲指定平南藤縣兩縣境爲之滇軍暫時駐紮地。

(四)滇軍每月須用軍米四拾萬觔。另火食毫銀貳萬元。均由桂政府按月助給之。但此項助給。係以三個月爲止。

(五)滇軍借駐桂境。自本約成立之日起。至多以三個月爲限。期到卽應離去。

省長 蒙仁潛

總司令林俊廷

總指揮楊希閔

### 報告唐繼堯代表到邕電

大湟江平南探呈滇軍楊總指揮鈞鑒。日前所提條件。桂政府經開軍事

會議通過。因莫賡代表從中作梗。刻已擱置。餘詳墨稟。百芳叩陽。

報告沈冠南有電到邕

急平南飛送濛江滇軍楊總指揮鈞鑒。手示奉悉。冠南昨曾有電到邕。力主與我軍聯絡。其所抱宗旨。可想而知。請即派員往平樂接洽。以期携手爲好。百芳叩濛。

賀沈冠南軍長回桂電十二月四日於濛江

平樂探呈沈冠南軍長勛鑒。百芳昨以滇軍代表。因事赴邕。聞公返旆昭潭。舉省歡聲雷動。天不絕桂。必將有口。□□事者。□□其誰。行見拯溺救焚。徐圖生聚教訓。重光日月。再整山河。九百萬劫後遺民。從此立命安身。將惟□□□矣。肅電馳賀。不盡瞻依。百芳叩支。

楊總指揮答沈軍長慰勞書十二月八日於濛江

遠辱慰問。並錫隆儀。稠疊情文。三軍感激。比維旌旗動色。裘帶雍

容。引領軍門。彌殷嚮往。貴軍長以善刀而藏。勾踐本有沼吳之志。待時而動。少康終成興夏之功。計自洗甲洞庭。揚旌彭澤。固已聲聞江漢。威震東南。前此桂中人士。所朝夕馨香祈禱者。惟期還我使君。一聞回節鳳城。舉省都爲雀躍。行見挈領提綱。勞來安集。整河山於破殘之後。出人民於水火之中。從茲鴛海不波。象山無恙。桂人幸福。億萬斯年。此固貴軍長所已引爲責任。而全桂父老兄弟。亦以此屬望於貴軍長者也。希閔軫才。徒存大志。提五旅之衆。作千里之行。所以不惜備嘗艱險。竊欲於邦家稍効涓埃。不圖假道行抵柳州。真誠未蒙體諒。發生誤會。牽阻多時。往事追維。猶餘隱痛。直至拔抵江口。信使始復往還。今則盡釋前嫌。重修舊好矣。貴部江顧問官。錢參謀官。楊副官。汪參謀官。諸君解來禮物。當經頒發全軍。代宣德意。酒肉都大。醉飽難忘。感此雪中送炭之忱。益壯馬上加鞭之志。國難未定。責在吾儕。尙期金玉時加。提携弗舍。相隔者面。相印

以心。話到報答恩情之日。應在中原戮力之時。諸惟愛照。餘懷未盡。謹此布復。並鳴謝忱。

蘭譜序十二月十日於濛江

楊紹基總指揮送蘭譜於沈冠南軍長與劉紹伯師長

蓋聞管鮑契合。天下皆知有齊。廉藺交深。舉世莫能侵趙。是知英雄謀國。必先肝胆論交。互古如斯。而今爲烈。風塵抵掌。勳名證以山河。金石盟心。道義昭如日月。矢艱難之共濟。定相與以有成。同爲軍國之忠。宜訂金蘭之譜。

滇軍將領復印泉電十二月十八日於濛江

北京農商部印公總長鈞鑒。齊電奉悉。以公經濟。出長農商。宏斯民食貨之圖。立國家富强之本。新猷延佇。祝賀良殷。門生楊希閔，范石生，楊池生，蔣光亮，楊如軒叩，

復沈冠南軍長書十二月十八日於濛江



冠公軍長勛鑒。復示奉悉。百芳自去夏客軍入梧。卽避地於柳州者一年。本年六月。始隨滇軍離柳。回抵江口。久已厭聞時事。即擬取道還鄉。轉以旣憫自軍之愚昧。尤不忍戰區民物之傷殘。亦幸滇軍本別有遠圖。始終非有意加兵於吾桂。爰以代表之職。責之百芳。百芳乃得本敬恭桑梓之義。作甯人息事之行。到邕小住月餘。竭此三寸不爛之舌。自治軍方面。始決意休戈。功不敢言。要於萬刼之桂人。不無毫末小補耳。在邕迭晤林蒙。得悉龍州陸氏。老而愈昏。粵陳滇唐。皆爲去年禍桂之一。今乃不惜引仇作友。甘以廣西供人之瓜分。仰承陳唐意旨。日催林蒙出兵。抄襲滇軍之後。林蒙固明知不敵滇軍。意存觀望。陸氏遂欲迫走林蒙。而代之以隱青湘綺。以便實行其陳唐陸攻守同盟之計畫。探其此次同盟之目標。第一步爲解決滇軍。第二步卽爲對付軍長。此種確息。邕垣人士。多半知之。是軍長與滇軍。在今日確有唇齒輔車之關係。誠如尊示所云。爲軍長計。爲滇軍計。若

現在不速將粵陳打倒。就根本上破滅其同盟主力。使彼三方得以從容布置。他日恐不免有並陷重圍之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知軍長亦籌之稔矣。此間準備東征。一切都已妥當。只候軍長定期。即可協同動作。事急矣。勢迫矣。我不殺賊。賊將殺我。實無游移商榷之餘地矣。以軍長之智深勇沉。無論如何遺大投艱。應能當機立斷也。百芳在此。備員秘書。獨執筆硯之役。對於舉兵討陳。極欲竭其一得。有所貢獻於滇軍。能直接効忠於滇軍。間接即是効忠於廣西與軍長也。辱承關注。敢布所懷。餘未一一。專肅奉候。敬頌軍安。

### 附沈軍長原函

百芳先生偉鑒。震鑠隆名。思欲晤面。頃承支電。備叨過獎。愧弗敢當。英此次回桂。志切救鄉。大局如何解決。悉當服從公意。現在時事多艱。危舟是譬。所賴鄉人君子。共策進行。滇軍與

我。勢如輔車。依同唇齒。英經迭派代表前往接洽。雙方均有同情。台從借箸其中。尙希鼎力臂助。驛郵多便。時盼好音。勿肅布復。敬頌台安。沈鴻英拜復。十二月十三日自荔浦縣公署

楊總指揮誓師時昭告天地祝文於濛江

維

中華民國十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滇桂討賊聯軍滇軍總指揮楊希閔。謹率我有衆。以犧牲酒醴昭告於  
皇天后土曰。邦家不造。妖孽迭興。十有一載。變亂相乘。惟我滇軍。護國功多。錦江血戰。再造共和。袁氏既踣。黎氏繼之。軍閥暴亂。大法陵夷。興師靖國。於今六年。方期北伐。直搗幽燕。陳賊炯明。內奸潛伏。迫脅總統。破壞全局。珠江滔滔。亟須澄清。定粵救國。尅日東征。必誅陳賊。乃有甯日。重整西南。再圖統一。惟天之神。惟地之祇。護此民國。佑我義師。謹祝。

楊總指揮討陳炯明通電十二月廿九日於梧州

陳氏炯明。犯上作亂。天怒人怨者久矣。聞之，民族無論東西。立國要有本末。慨自約法失效。邦本飄搖。生民在倒懸之中。國勢呈分崩之象。蝸蟻鼎沸。於茲六年。我孫大總統不忍艱難締造之共和。斬於暴戾恣睢之軍閥。毅然親率海軍。南來護法。國會公選。天下得人。護法之義既彰。毀法之奸莫逞。故護法與毀法之戰。實福國與禍國所關。希閔奉命出師。護持法統。當北伐軍大舉援贛之日。正我軍假道入桂之時。不意行抵羅池。忽聞變生珠海。元首被迫。逆賊狻猊。陷國家於無政府之地。逐國會於再播遷之餘。憤實填膺。怒尤豎髮。恨不能如長房地縮。衛國父於鵝潭。又不能作飛將天來。翦兇殘於羊石。在桂方覓萬山之路。援贛已虧一簣之功。迨聞總統既已蒙塵。遂暫屯兵江口。養精蓄銳。秣馬厲兵。今當獎帥三軍。矢志澄清百粵。頻年爲國。勞不敢言。百戰餘生。義無反顧。一舉而下藤縣。再舉而復

梧州。固知天相義師。有攻必克。亦見人心向順。無往不前。入粵在指顧之間。倚馬待方針之錫。諸惟鑒察。不盡區區。繼此有言。再當奉告。

楊總指揮致陳炯明電同日

廣州陳競存兄台足下。希閱經率同所部。與桂軍沈冠南陳昇平劉玉山各部。均於本日抵梧。足下六月十六日所做何事。似此，對於大總統。實已不留餘地。就公義言。雖北方武人。猶知非尊重法統。不能解決糾紛。足下乃反從護法之根據摧翻之。試問諸五六年來良心上對於國事之主張。將何以自解於天下。就私情言。足下半生功名富貴。何一不賴大總統之護持扶植。以有今日。政見縱有不同。何事不可從容商榷。竟急不能待。一旦反顏。即奉以槍彈。反諸平日父事師事之本懷。又將何以自解於天下。足下果欲割據廣東以自雄耶。則請親自出馬。與我軍相周旋。否則港澳密邇。宦囊亦足買燕梳而有餘。毋再致



父老兄弟於恐慌。毋多陷百粵健兒於不義。足下聰明人。宜知所自擇。舍此兩途。甯有他道。人心已去。軍事可知。如何之處。希於十二小時內作正式答復。揚鞭以待。不盡欲云。

楊總指揮致沈軍長電同日

平樂沈軍長冠南兄勛鑒。本日正午。希閔經率同所部並陳昇平劉玉山兩部。將梧州完全收復。劉顯臣真誠附義。敵人退向下游。請兄星夜來梧。共商入粵大計。此間糧食缺乏。乞就平昭速購二十萬飛運前來。以維軍食。至要至要。

楊總指揮致劉師長紹伯電同日

潯州劉師長紹伯兄勛鑒。本日午刻。希閔經率同所部與昇平玉山兩部。將梧州完全收復。劉顯丞真誠附義。敵已退向下游。請兄星夜來梧。共商入粵大計。此間糧米無多。乞飛解十萬前來。以維軍食。盼切。

禱切。

楊總指揮致梁鴻楷師長電十二月卅日於梧州

肇慶梁師長勛鑒。競存此次所爲。實屬自鑄大錯。昨經通電奉達。計蒙鑒此苦衷。希閱與競存個人。有何嫌怨。祇以護法大業。不能不澈底做去。政見既趨極端。解決當然用武。貴部坐鎮端州。舉足即關輕重。尙祈扶義而起。一致進行。聯合海陸同袍。速勸競存下野。既免生靈塗炭。亦得重整西南。台端一念之轉移。關係百粵之禍福。孰得孰失。何去何從。惟麾下善圖之。並盼見復。

楊總指揮致粵中海陸各軍電同日

廣東各局分送各善後處長，各師長，旅長，團長，各指揮，各司令，海軍各艦長，均鑒。此間昨致陳競存一電。文曰。「廣州陳競存兄台足下。」云云「楊希閔艷午。」等語。競存倒行逆施。背叛元首。一念之差。遂鑄大錯。吾人未嘗不爲其二十年來從事改革之勛勞惜也。惟

事至今日。除飄然遠引外。實無商量餘地。敵軍矢志護持法統。勢在必克粵垣。諸公皆護法健者。尙祈有始有卒。相與竟此全功。速聯粵中同袍。警告競存下野。不特全粵與敵軍之幸。實國家前途之福也。如何盼復。

楊總指揮留別梧州各界書十二月卅一日送登梧州各報

各界諸公均鑒。希閔奉命討賊。道出蒼梧。備荷歡迎。未耐盛意。休息兩日。卽須東征。經茲名勝之區。不得盤桓之暇。各界宏達。凡百君子。未及握叙。抱歉於懷。但願護法之業早成。敢道前程無限。返旆之時重過。定當後會有期。特登報端。藉伸戀戀。諸惟亮照。不盡依依。

楊總指揮致劉師長紹伯電同日

潯州劉師長紹伯兄勛鑒。紹密。卅申亥兩電均悉。顯承此次倒戈。事前曾與我密商。事發又確能踐約。我軍佔領藤梧。不傷一兵。不費一

彈。顯丞實與有功。且顯丞已決心入粵。彼此既同宗旨。自宜相見以誠。方今大敵當前。萬不宜再萌意見。致生枝節而誤大局。此實吾人生死存亡之關頭。不僅取笑敵人已也。吾兄高明。應能見及。兄能星夜來梧。一同携手入粵。尤所至盼。

楊總指揮致沈軍長劉師長電同日

平樂沈軍長冠南兄潯州劉師長紹伯兄勛鑒。刻與錦文，顯丞，玉山，昇平，會商。決定東日向粵攻擊前進。所有後方接濟事宜。乞兩兄勿分晝夜趕辦。實爲至叩。

楊總司令就職通電十二年元旦于梧州

民國十二年元月一日。奉大總統孫令開。滇軍楊總司令。楊蔣范楊各旅長。暨各團營長均覽。迭接港報。欣悉該軍將領。力肩大任。一致討賊。救國公忠。極堪嘉尙。惟以兵貴神速。號令重在統一。是該軍方面。專征統將。不可無人。茲特任命楊希閔爲討賊滇軍總司令。以

一指揮而專責成。除任狀隨發外。仰該總司令於奉令之日。立即就職。督師東下。以期速平逆亂。迅奏膚功。再造西南。本大總統於該總司令暨諸將領有厚望焉。此令。等因奉此。聞命自天。感恩無地。值大法陵夷之後。提長征討賊之師。自顧凡庸。深虞隕越。所冀國中袍澤。相與提携。海內賢豪。時加振導。必使法統得真正之復。方有國家宏有道之基。撫念生平。欲酬此志。今當就職。謹佈微忱。

楊總司令致劉師長紹伯電

梧州劉師長紹伯吾兄勛鑒。克復德慶電計達。此間現用板艇傳達命令。異常遲滯。極感困難。請兄在梧設法。勿論如何。覓到小電艇一個。星夜送來。以資應用。此事關係軍情至大。千祈辦到爲盼。

楊總司令致劉師長紹伯電

二月九晚於肇慶

梧州沈軍長冠南兄劉師長紹伯兄勛鑒。親譯口密此間銀米。至多能支持兩日。兩日以後。再無接濟。則前途危險。不復忍言。茲派廖秘書



百芳回梧守候。萬望兩兄顧念聯軍生死所關。在三日內。至少須以銀三萬元米十萬石解肇。以維軍食而固軍心。否，則將索全軍於枯魚之肆矣。餘囑廖秘書面陳。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聯軍克復肇慶通電一月十日于肇慶用聯軍將領名

此次陳逆以葉舉，熊略，林虎，楊坤如，等十餘旅之衆。抵抗西江。自冬日經我聯軍一擊於封川江口。魚日再擊於六都九市。庚日三擊於祿步。統計奪獲管退砲三門。機關槍數十挺。步槍三千餘枝。子彈無算。俘虜二千餘。斃敵千餘。聯軍乘窮追。業於青日下午五時。完全佔領肇慶。殘敵潰退下游。情形極其狼狽。據俘虜供稱。陳逆精銳。經此次痛擊。銷滅殆盡。我聯軍渡三水。會五羊。掃蕩逆氣。肅清百粵。事在指顧。謹電奉聞。

楊總司令致沈軍長電同日

梧州昭平平樂八步探送沈軍長冠南吾兄勛鑒。密連日捷報計達。頃據

探報。四會約有敵人四五千，將圖躡我之後。請兄飛飾華廷指揮所部。勿分晝夜。趕赴前方。以資牽制。俾此間得以全力攻擊三水。冀收事半功倍之效。爲盼。

由梧報告楊總司令電

二月十二日于梧州

肇慶探呈滇軍楊總司令鈞鑒。眞辰在悅城晤紹伯師長。據謂現解來軍米十八萬。欸項須到梧請沈軍長撥給。夜過封川。有電輪東下。不知其爲冠南船也。抵梧據沈部後方諸人稱。砲彈欸項。已由沈軍長親自帶下。朱益之處。經遵命電催矣。百芳叩文

致朱益之總司令電

同日

桂平，武宣，柳州，融縣，長安，雒容，修仁，荔浦，蒙山，各局探送滇軍朱培德總司令勛鑒。滇桂聯軍。經於青日收復肇慶。粵垣之克。已在指顧。百芳因事回梧。紹基總座。再四切囑。到梧卽電催我公。萬望速率貴部東下。俾得共平粵難。重整西南。實爲至禱。滇軍總

司令部秘書廖百芳叩文。

楊總司令敬告粵中父老兄弟書二月二十二日于廣州

陳炯明自我聯軍克復梧州。其文告及通電中。類多詆毀聯軍。甚至倡言亡省。其意無非欲以危詞煽動粵中父老兄弟。與聯軍發生惡感。起而助逆。以遂其叛亂之私。所幸粵省本民黨發祥之地。大多數人。平時對於孫大總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早有堅定之信仰。陳氏犯上作亂。自造滔天罪惡。乃欲藉此排斥聯軍之謾言。以自掩飾。吾固知我父老兄弟自有見解。決不至爲陳氏之言所動。雖然，希閔於此。正有不能不爲我父老兄弟作鄭重之聲明者。希閔暨所部將士。自去年奉孫大總統北伐之命。立即千里提師。不敢以道阻且長。稍存觀望。滿擬追隨北伐大軍之後。一戰中原。肅清全國。豈意師行在柳。陳氏已兵逼白宮。元首幾遭不測。希閔未能迅赴事機。逆賊得以橫行無忌。遂致總統蒙塵。國會星散。西南瓦解。正氣銷沉。頻年護法前功。一

原书缺页

和民國。亦可一任北方暴戾恣睢之武人。擣亂之。破壞之。而不必過問。夫如是，竊恐素以愛國聞天下之粵中父老兄弟。於心亦有難安也。敝部係奉命而來。他日當然奉命而去。千里勞人。年年爲國。故鄉風景。孰則無情。祇以國難未平。不得不勉圖匡濟。至於敝部之軍紀風紀。在此爲中外人士所共瞻。亦無庸自詡。聞陳氏變叛之役。縱兵淫掠。令人不復忍言。此固惠州軍而非外省軍也。抑希閔再有言者。吾國取大一統之制。旣數千年。陳氏主張聯省自治至力。果試行之。是否再演東周七國五代十國。分爭割據。殺人如麻之慘劇。當世明達。多有論究。希閔不欲復加判斷。所懼者上旣有好。下必有甚。今言亡省。遷流可屈。異日必有亡道亡府亡縣乃至亡鄉之言。至是則四萬萬人。眞成四萬萬國矣。夫孰知畛域之見。部落之思。其流弊至於此極者。吾爲此言。並非有所爲而發。特對於陳氏聯省自治之主張。不免有此一種懷疑耳。是非公論。悉聽國人。謹掬愚忱。尙祈垂察。



楊總司令上 孫大總統函 一月二十三日

大總統睿鑒。敬稟者。聯軍克復廣州。當經先後電呈在案。李參謀總長，胡文官長，回粵。曾經會晤多次。刻下粵中羣龍無首。維持策進。議論紛紜。坐此遷延。恐非佳象。茲特派顧問官項君澤光爲歡迎代表。並囑其詳陳一切。萬懇鈞座即日回鑾。主持大計。乾綱一振。風動九州。重奠共和邦基。發揚真正民意。國人之幸福。實鈞座之本懷。臨楮神馳。不勝愛戴瞻依之至。

楊總司令致岑西林書同日

西林我公老前輩鈞鑒。敬啓者。滇桂粵聯軍克復廣州。所有經過情形。業經先後電達。茲特派顧問官項君澤光代表來滬。歡迎孫大總統並我老前輩。萬望即日命駕。與孫大總統南旋。綱維國是。豈惟百粵人民之幸。實四海生靈之福也。臨書神往。無任瞻依。

楊總司令訓誡全軍官兵之通令同日

照得本軍此次奉命討賊。自濛江誓師東下。迭克名城。兼旬之間。即將護法首都。完全收復。斯固由衆士兵之樂於用命。亦賴各將領之督率有方。用能集此大勛。重光百粵。國家酬庸有典。一俟元首回鑾。政府成立。卽當將出力官兵。據實呈報。聽候分別叙獎。本軍原以重整西南，肅清全國，爲職志。當此陳逆殘餘。尙負隅於惠陽一帶。不從根本撲滅。深恐死灰復然。加以北方武人。表面雖云尊重法統。實則依然割據分職。欲圖長治久安。非一勞詎能永逸。削平國難。來日方長。所望全體官兵。勿因迭獲勝利而遂自驕盈。勿以聲色繁華而銷磨壯志。勿論何事。勿論何時。仍當運以精心。持以毅力。精誠所到。金石爲開。必須完成共和之國家。方盡本軍最大之責任。尙期一致惕厲。乃能同享勛名。本總司令於我全體官兵實有厚望焉。此令。

楊總司令賀胡省長就職電

廣州胡省長勛鑒。公本吾黨健者。亦爲政治大家。受元首特達之知。盡桑梓敬恭之義。督師討賊。希閔與聯軍既身任其難。安集勞來。我公必能首善其後。新猷大展。企祝彌殷。謹致愚忱。藉伸賀悃。

楊總司令輓劉紹伯軍長殉難聯

白馬締深交。相期戮力中原。勲業未曾酬壯志。  
黃龍方痛飲。忽睹捐軀南海。胆肝欲裂弔英魂。

楊總司令上 孫大總統電

上海孫大總統睿鑒。卿密，支電奉悉。冠南在麗堂事未發生以前。其有無野心。並是否確受洛吳指使。不敢妄斷。自江防會議衝突以後。滿城驚恐。險衆環生。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希閔上體鈞座澈底護法之苦心。亦念百粵人民。不堪重罹兵禍。因連日與冠南會晤。出以至誠。告以大義。彼亦鑒於潮流之不容稍逆。民意之不可再違。於是。由希閔提出三條。遂得完全解決。且冠南當希閔面前。業經指天誓日。

。自茲以往。對於鈞座。爲絕對的服從。決不再萌他念。鈞座倘猶不能釋然於冠南。則希閔所部之實力。自信足以應付之而有餘。今冠南既表示忠誠。似不必多所顧慮。若必絕人向善。反恐激成事端。護法首都。再飛血肉。影响全局。甯可置思。恐亦非鈞座締造共和安輯元元之至意也。市上本來無虎。杯中竟認有蛇。古今疑獄。不可數計矣。伏乞鈞座乾綱獨斷。以信希閔者信冠南。本高天厚地之恩。收默化潛移之效。希閔之幸。冠南之福。西南之永鞏。統一之基業。要皆一出於鈞座之仁明。瞻望回鑒。神魂飛越。籲祈垂鑒。無任屏營。

「三條」

- (一)冠南應通電宣言，始終絕對服從 孫大總統，
  - (二)沈軍應調離省城三十里以外，
  - (三)沈軍所委省城各重要機關人員，應一律撤銷，
- 楊總司令復沈冠南總司令電

沈總司令冠南吾兄勛鑒。魚電奉悉。聯軍此次東來。純爲護法救國。初無黨派之見。更何權利之私。國亂六年。紀綱掃地。我孫大總統與岑西林元老。知非相與携手。不易重整西南。非先團結西南。尤不易進謀統一。盱衡時局。同定準針。依此進行。庶達目的。粵爲西南砥柱。吾輩卽宜帶礪山河。共矢血誠。鞏茲國礎。大丈夫行事。宜注意者在百世之是非。初何暇恤一時之毀譽。悠悠之口。要不足損吾兄坦白之衷懷也。謹復。

又電

佳電奉悉。周部忽攻袁部。本屬節外生枝。此間已一面電周。請其停止攻擊。兄處仍一面飭袁嚴陣以待。不宜過事決裂。孫大總統業於蒸日由滬啓蹕。日內當可抵粵。一切糾紛。至時即可立解。特復。

又電

文電奉悉。周部既襲陳村。呂師又圍肇慶。聞訊之下。不禁慨然。刻

已飛電呂春榮。認真警告。請其立即停止作戰矣。謹復。

楊總司令上 孫大總統辭衛戍總司令兼職電

胡省長轉到卅電奉悉。希閱。軫材。近復多病。統御所部。既虞精力難周。兼衛中樞。尤覺事權過重。萬懇俯鑒微忱。收回成命。或另簡賢能。或仍由劉總司令震寰擔任。伏祈乾斷。立賜施行。臨電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請假呈文 二月二日

竊百芳自江口奉命。于役邕甯。解紛歸來。益承信任。不棄謏陋。委以秘書。敢云筆下千言。惟願竭其一得。計自濠江發難。迄乎收復廣州。其間所有重要文電。大都一出百芳之愚。今者陳氏踪跡。既已遠颺。百粵河山。業經大定。國父回鑾之日。卽是邦基永鞏之年。當時追隨鈞座之初心。至此亦既償所願。飛馳羽檄。或僅足貢獻於戎馬之間。錦繡文章。實不能黼黻乎成平之後。心力一經交瘁。尊鱸卽動歸



思。在外六年。去家千里。倘荷鈞座推其厚愛。矜此微勞。給以相當之資。准其暫休之請。得事天倫團聚之樂。總出鈞座鴻慈之施。百芳具有肝腸。感深知遇。勉圖報稱。來日方長。耿耿下忱。伏祈俯鑒。謹呈。

楊總司令復李協和參謀總長電

汕頭李參謀總長師座尊鑒。東電奉悉。希閔奉命入粵。擊走逆陳。全仗元首之威德。與友軍之協助。民意一致傾向。天功何敢妄貪。乃不虞之譽。竟出自吾師。莊誦再三。能毋感勉。武人不宜干政。滇軍原有信條。稍帶侵畧之嫌。豈僅聲名之玷。千里遠戍。益當兢兢。此間軍民。如常安堵。知勞關注。謹並奉聞。

又電

蔡電奉悉。希閔魯鈍。迭荷褒嘉。感愧之餘。惟有奮勵。今日必先鞏固粵局。然後團結西南。既能團結西南。再圖進定寰宇。懸針赴的。

自當一秉師承。此間自展堂兄回省後。秩序已逐漸回復。元首不日抵粵。吾師想必同回。從此又得朝夕趨教。欣幸多矣。

又電

刪電奉悉。諸承獎勗。愈感關垂。滇軍此次，所以能續法統於垂絕。効涓埃於邦家者。飲水思源。攀枝拊本。滿城桃李。都屬門牆。今日之果。要皆吾師十年前所播之因也。元首明日可到。尤盼師座言旋。趨聆韜畧。益思時雨於滇池。保障共和。願觀春風於粵海。何日命駕。乞先示知。翹首江干。神爲之往。

楊總司令復呂春榮師長電

肇慶呂師長鑒。奉庚電。欣悉貴部駐防端州。並分防於悅城德慶。握西江之管籥。保兩粵之交通。利及商旅往來。卽是功在大局。敵軍與貴部。前此旣同患難。後此益重聲援。本無畛域之分。惟有袍澤之雅。所請通令所部知照之處。經卽分別轉令矣。特復。

## 又電

得報知貴部與沈軍張旅在肇慶發生衝突。查沈軍對於此次討賊。西北兩江。並著戰績。現在冠南既一再通電絕對服從孫大總統。粵政亦聲明概不干預。軍隊又已調離省城。其心無他。可以想見。吾兄若必因一時小忿。持之過激。不惜莢豆相煎。地方人民何辜。忍使陷於鋒鏑。況粵中一有搖動。尤足影响西南。以素明大義力顧大局，如吾兄者。知必不肯以有用之兵力。作無謂之犧牲也。乞卽立飭所部。停止攻擊。元首已由滬啓蹕。日間卽可抵粵。雙方縱有意見。亦應靜候大總統命令解決。方爲正當辦法。區區以地方爲重之苦心。尙希體諒。倘所請不蒙采納。必欲爭得失於鷄蟲。希閔爲維持粵局計。武裝調停。亦不敢辭也。如何，亟盼見復。

### 楊總司令復國會議員田桐諸君電

北京參衆兩院議員田桐諸先生均鑒。世電奉悉。承示各節。仰見重視

粵局。關注西南。欽佩之至。麗堂早經回復自由。元首日間即可抵粵。護法大業。可望中興。諸公救國嘉謨。猶祈不我遐棄。燕雲嶺樹。無任神馳。謹復。

楊總司令復兩粵國會議員陸祺諸君電

北京參衆兩院兩粵議員陸祺梁昌詒葉夏聲諸先生均鑒。魚電奉悉。諸公垂念聯軍。勗以大義。回環捧誦。神爲之馳。希閔等奉命東來。驅除陳逆。正爲去統一之障礙。圖法統之重光。與粵桂各軍。爲死生患難之交。彼此皆相依爲命。既同止戈以武。安肯煎豆以萑。自相攻伐之謠。實奸人搗亂之技。粵中安靖。鷄犬不驚。元首明日回粵。西南局勢重新。諸公愛國愛鄉。籌謀深遠。京華北望。願錫南針。謹復。

楊總司令復湖南省長趙炎午電

長沙趙省長炎午兄偉鑒。支電奉悉。麗堂兄爲粵中健者。商民亦愛戴頗殷。希閔未抵粵以前。早已認爲神交之友。此次因江防會議。與桂

軍將領。偶以語言衝突。幾致激起波瀾。當由希閔力任保護。經於口日完全恢復其自由矣。辱荷垂詢。謹以奉復。衡雲珠海。相望爲勞。救國指針。還期時錫。

### 楊總司令復何中權司令電

柳州何司令中權兄鑒。龍城分道。羊石會師。回首前塵。馳思曷極。頃承艷電。知兄出任柳防。保護閭閻。敬恭桑梓。特電奉賀。未盡所懷。

### 楊總司令致周之貞司令電

順德周司令之貞兄鑒。接沈冠南電。知貴部與袁部發生衝突。查沈軍亦絕對服從孫大總統。彼此既一致行動。自不宜再事內訌。應請立飭所部。即時停止進攻。以免糜爛地方。影响大局。元首已由滬啓蹕。日間可抵粵垣。一切糾紛。至時不難立解。兄素英明。知必有以善處此也。如何並盼立復。

### 楊總司令復蔣陸軍次長電

潮州中央直轄第一師部轉蔣次長勛鑒。庚電奉悉。辱承藻飾。感愧交縈。我公駕蒞鯉溪。奮揚豹畧。先定百粵。再整西南。希閔幸護相與携手國事。其爲欣幸。何以加茲。此間展堂省長已歸。秩序日見佳好。知注並聞。

### 楊總司令復東京中國國民黨支部電

日本東京市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一零六號番地中國國民黨東京支部公鑒。效電奉悉。陳氏叛逆。國人皆欲得而誅。敝部仰仗元首威德。與友軍協助。用能於兩旬之內。收復護法首都。今殘逆雖尙負隅惠陽。總統不日回粵。卽當請命東征。廓清掃蕩。以定粵局而鞏西南。海外體察世潮。必能匡扶國運。還冀不時指導。俾有遵循。尤所盼也。謹復。

## 楊總司令復劉震寰電

石龍劉總司令顯臣兄勛鑒。真電奉悉。楊坤如猶不悔禍。再欲有所妄動。乞兄注意嚴防。元首已由滬啓蹕。日間可蒞粵垣。將來陳逆殘餘。究應如何處置。俟請命主座後。必有適當辦法也。特復。

## 楊總司令復陳代軍長天太電

真電敬悉。貴部暫時移防肇慶一帶。靜候元首命令。所見極是。刻下火食問題。似宜與胡省長商量。請其設法接濟。此次聯軍東下。基於當時白馬之盟。斯有今日黃龍之飲。回思定策。如在目前。劉軍長往矣。吾兄接綰軍符。尙期於艱難困苦之中。相與成此護法救國之業。大總統不日回粵。篤念勛勞。對於貴部。必有以善處之也。特復。

## 賀沈冠南總司令就職電

桂軍沈總司令勛鑒。去秋百芳代表滇軍。疏通吾桂所謂自治軍者。冬

間由宣化回濛。獨待罪於楊將軍筆硯之側。其時曾以個人名義。先後致函電於公者三次。計都到達。發難而後。飛馳羽檄。神志爲昏。抵穗以來。羈於賤務。未及走候。良用爲歉。昨聞大元帥特任公爲桂軍總司令。不禁額手爲廣西慶。從此回復兩粵感情。重整西南局勢。護持法統。進定寰區。帶礪山河。邦家砥柱。此固大元帥所眷望於公。公亦必引此爲天職。思所以答大元帥與天下後世。祝賀旣切。企盼彌殷。百芳得與於討陳之役。至此私願已償。軍旅之事。初未嘗學。近擬一帆歸去。仍從事於駕輕就熟之教育界也。並聞。廖百芳叩江。

### 附沈復電

滇軍總司令部廖軍法長鑒。江電敬悉。此次奠定粵局。襄贊勤勞。佇看著績酌庸。企祝無似。乃聞熱心作育。言別黯然。鴻英受任。忝總師干。復承賜賀。並謝。

滇軍追悼會輓聯 十二年四月十六日於廣州第一公園



五六年法統陵夷。公等轉戰西南。得偉烈豐功以去。  
十二月濠江發難。我獨飛馳羽檄。隨衝鋒陷陣而來。

代呂春榮師長作

萬里長征。一腔熱血。  
鴛河結義。羊石招魂。

代莫雄旅長作

公等扶義東來。賸有餘威留百粵。  
我輩決心北伐。深知大道在三民。

代梁若谷旅長作

戰血徧西南。半壁河山憑砥柱。  
亂命加閩粵。八方憤恨斬曹吳。

楊總司令致沈鴻英電

始興南雄探送沈冠南吾兄大鑒。去歲孟冬之月。希閔屯兵濠渚。兄亦

回節昭潭。當時以陳競存既屠桂據梧。復作亂犯上。基於利害關係。遂以道義相期。白馬之會。指日月以證心。對鬼神而歃血。盟約具在。墨跡猶新。携手東來。曾誓不干粵政。祇求合法之統一。庶獲永久之和平。此願既償。則滇軍回滇。桂軍回桂。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不意吾兄一抵羊城。頓萌異志。江防異議。兄實主之。兄之部將。又實亂之。於是粵中袍澤。咸有戒心。周之貞司令。襲兄袁部於陳村。希閔則飛電以勸阻之。呂春榮師長。圍兄張旅於肇慶。希閔則竭力以調解之。大元帥在滬。迭據各方情報。謂兄實有異圖。因令希閔予吾兄以相當之監視。希閔又力爲辯護。電文中至有請以信希閔者信冠南之語。希閔無狀。自問對於吾兄。縱不仁至義盡。而以視今日覆雨翻雲之輩。似亦勝人一籌。吾兄此次反叛元首。圍攻廣州。不知者或以爲是兄夙具野心。希閔則以爲由兄識力太弱。迷信洛吳。甘爲傀儡。吳氏自一戰譚月波。再戰段芝泉。三戰張雨亭。吳秀才之虛名。遂赫

然震動天下。天下人或亦恒以吳秀才爲談資。自希閔視之。實何曾值得一盼。洪憲之役。吳氏固曾隨仲珊入蜀。玉壘錦江。血痕猶在。孰爲勝負。人所共知。希閔原不欲舊事重提。自爲誇詡。惟在我滇軍士兵中。有偶語及吳佩孚者。則皆曰是吾輩當年所擊敗者也。茲且勿論。吳氏對於國事。時而主張國民大會。時而主張廬山會議。時而主張恢復法統。四年之內。三變主張。秀才才識。可以見矣。問其有何種具體辦法。能使中華民國。確立於自由平等永永安甯之域。恐彼必啞然無以爲對也。黎宋卿親下解散國會命令。實無異宣告民國死刑。逃匿津門。一言不發。誤國之罪。已通於天。當日旣爲軍閥應之使去。今日又爲軍閥招之而來。人間廉恥。掃地無餘。猶欲恃二三舞文弄墨者。日以假慈悲欺騙國人。國人固不易欺也。我孫大元帥最近主張化兵爲工。和平統一。苟非欲黷武窮兵。孰忍獨持異議。乃宋卿在法律旣失根據。偏欲以正統自居。買軍閥之歡心。陷吾兄於不義。時至今

日。應亦信卽直爲壯之言爲不誣也。吾兄其猶有意於廣西事乎。勒馬臨崖。回頭是岸。以前種種。如昨日死。以後種種。從今日生。國難正殷。前途何限。兄試一復按白馬誓言。濠江蘭譜。天良發現。知必有以教我也。希閱精神健旺。眠食如恒。並此奉聞。勿勞過念。

### 辭軍法處長呈文

呈爲呈請辭職事。竊百芳去秋奉鈞座命。疏解林蒙。得免後顧之虞。遂定入粵之策。猶憶濠江雪夜。風雨一爐。車馬羽書。神魂顛倒。自維淺薄。莫補高深。回首前塵。增慙無地。此次又奉廖省長命。冒萬險作一行。悠悠駕水。鷄犬不驚。刁斗無恙。卒使廣西門戶。重張護法旌旗。此固由大元帥之洪福。暨魏麗堂之聲威有以致之。百芳從中催促吾鄉黃公在戎墟作聯軍響應。致沈部六千之衆。不戰卽狼狽以逃。保全一埠之生靈。回復兩粵之親善。縱不敢語於論功行賞之列。要非貪生畏死者所肯爲。現在西江交通。業經恢復。倦於牛馬走者可以

歸矣。既久客而思家。合急流以勇退。所有軍法處長一職。卽懇鈞座另委替人。百芳將烟水一帆。亦冰霜萬念。而今而後。情話悅乎親戚。消憂惟有琴書矣。此呈。

就滇軍總部顧問職之復函

紹公總座鈞鑒。百芳猥以書生。謬叨知遇。在昔相從發難。曾爲幕下之賓。於今眷念益隆。借以席前之箸。望中原之鼎沸。曹吳爲禍亂渠魁。信大義之必伸。西南存乾坤正氣。鈞座恪承帥命。聯合群雄。攬轡澄清。揚鞭慷慨。佇看東征事定。潮梅收驅鱷之功。北伐旗開。幽薊慰來蘇之望。百芳自慙埃滴。未必有補高深。既恩禮之有加。宜屏營於無極。勉圖報稱。願備芻蕘。專肅奉復。敬候鈞祺。

濛江餘影上卷止



## 濠江餘影下卷

### 粵省財政不統一與聯軍之前途

問滇桂湘豫贛諸軍一年來先後集中於粵。將胡爲乎。將瓜分廣東之土地。豆煎廣東之人民。以償各個人子女玉帛之大欲乎。曰不然。將奉持孫大元帥之三民五憲。藉廣東爲策源地。進而掃除國中一切障礙。以建設莊嚴神聖之真正共和國也。誠然。則吾不得不三薰三沐。稽首頓首。以求教於聯軍諸將領之前。今者自大元帥以次。下至各軍之士兵。都侈談北伐。侈談建國矣。天下事要非空言所能濟也。以區區一陳炯明。經年之久。猶不能解決。乃欲指日而解決曹吳。天下可笑之事。又甯有過此者。夫以七八萬理直氣壯如荼如火之聯軍。臨陳炯明一二萬蟻集烏合疲敝殘破之潰卒。至今尙不克戡而定之。是曷故。窮原竟委。要不能不太息痛恨於粵省財政之不統一也。財政不統一。

則大本營之威信不立。大本營之威信不立。則四方之傾向不誠。其害一。財政不統一。則聯軍中強有力者獨踞之以自肥。弱無力者因窮餓而怨恨。患難同而甘苦異。衝突之點。內訌之基。理有固然。勢所必至也。其害二。財政不統一。則各軍之餉械。一任各軍之各自爲謀。苛細雜捐。橫征厚歛。竭澤而漁。民不堪命。造成天怒人怨之局。其害三。財政不統一。則商民之疑慮必多。商民之疑慮既多。則所有各種營業。只有收縮而無擴張。因之一切稅收。遂日減而日少。其影响於公家之收入者至大。其害四。財政不統一。則外人必視大本營爲毫無辦法。認定聯軍爲一盤散沙。交涉關餘。難期勝利。其害五。凡財政不統一。而其害之中於聯軍及建國之前途者。必令吾一一舉之。擢髮不能盡也。卽以上數者。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兼而有之。其何能淑。吾書至此。吾胆已戰。吾肉已麻。吾不敢與公等再存客氣。公等今日。縱不爲建設國家計。獨不爲各軍自身計乎。試問滇軍此時能回滇



乎。桂軍此時能回桂乎。湘軍此時能回湘乎。豫軍此時能回豫乎。贛軍此時能回贛乎。雖至愚之人。皆有以知其不能也。又試問聯軍不能解決陳炯明。而反爲陳炯明所解決。則此七八萬聯軍。猶能各保實力。以苟延生活乎。以大元帥之於陳炯明。卵翼之者二三十年。其平昔亦尊事之若師若父。一旦受吳佩孚之催眠。乃不惜圍攻總統府。當日大元帥之不死於叛軍者。不可謂非蒼蒼者之默佑此民國也。以大元帥之深仁厚澤於彼。彼且忍背叛而圖殺之。使彼果能復入廣州。本其狼酷忌刻之性。以對待公等。其時公等縱九叩首以求收編而免翦滅。恐亦不得可也。是則欲歸旣不能。欲留又不可。吾真不知公等將何以自處也。當此陳炯明沈鴻英申保藩鄧本殷等亂之於內。湘趙，贛蔡，閩王，桂陸，等又環而伺之於外。我不殺賊。賊亦殺我。甯有徘徊中立之餘地哉。同處四面楚歌之中。不作殺開一條血路之想。鷄鶩之食。爭此須臾。人非甚愚。何以至此。公等必欲犧牲此數萬士兵。使之同

歸於盡。斯亦已耳。否則對此紊亂支離之財政。真不可不深長思也。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馬勒臨崖。頭回是岸。公等倘亦有意乎。蒙以爲公等果具真誠以建設民國。則公等所佔據之征收機關。自當即日還諸政府。公等所部之軍隊。則造備預算。送請政府切實檢閱。自後各軍餉糈。卽由政府完全負責。政府統一財政之後。所有收入支出。雖一分一角。亦宜公開。予天下以共見。卽所以收天下之人心。權限既清。支配自易。廣東收入之豐。本爲國中第一可以有爲之省。大元帥運神算於上。公等爭殺賊於下。收拾一大逆不道之陳炯明。直同反掌耳。又安至如今日若死若生亦不死之時局哉。莫榮新督粵時代。護法之師。號稱十萬。固未聞其日賣公產。日刮百姓。則財政之統一與不統一之辨也。雖然，使能長此若死若生。亦不生不死。一任公等對此阿堵物。爲所欲爲。猶可言也。而無如其不能猛進。則必至退倒也。以公等之明。此中禍福利害。安有不燭照數計之理。乃

明知之而竟不思所以挽救之。真不知是何意義也。作惡始於個人。爲善亦始於個人。我欲責人。當先責己。登高一呼。萬山皆應矣。一人肯將財權還諸政府。則人人自將財權還諸政府。其猶有藉詞抗佔者。則直是利用名義以圖飽私囊耳。建國云乎哉。口道義而心富貴。貌伯夷而行盜跖。是則我聯軍所宜共誅者也。抑吾猶有不能已於言者。以財政不統一之故。遂致無從發展。或反歸於失敗。結果，亦不過此七八萬聯軍。爲陳炯明次第屠戮淨盡耳。其關係猶小也。所深憂遠慮者。竊恐自茲以往。有真正愛國之豪傑。欲拚命與國賊奮鬥。以建設真正共和之民國。而世人皆指爲利用名義。假公濟私。而不敢向邇。真正共和之民國。遂歷永劫而不能建設。則摧毀斷喪之罪戾。千載尙論。公等恐亦未必有減於曹吳也。嗚呼。東江猶梗。北伐何年。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吾每思及粵省財政不統一。與聯軍之前路。予欲無言。

### 陳炯明聯治主義之矛盾及其應有之覺悟

陳炯明上年聽大元帥之指揮。得李厚基之援助。返旆漳州。賴許崇智之苦戰。李福林魏邦平之響應。高唱粵人治粵之調。擁有四五萬衆之莫榮新。遂不得不逃。回粵坐席未煖。以陸譚陳莫等護法未終。私自投北。於是約同滇黔。會師邕桂。而陸榮廷譚浩明陳炳焜等又不得不逃。當時陳炯明三字。幾可以止小兒啼。假使陳炯明不視廣東一省爲海陸豐人私產。始終服從大元帥命令。飛揚此青天白日之旌旗。爲民爲國奮鬥。而謂革命黨必爲北虜所阨。陳炯明必不能輔助大元帥成國家無前之偉業。吾不信也。乃陳炯明予智自雄。祇欲作廣東皇帝。不惜叛黨叛國。而一意孤行。其最滑頭而藉以標榜天下者。則曰「聯治主義」是也。彼所謂聯治者。對國爲聯治。對粵卽爲自治。自治之粵。則一切軍政民政財政。絕對不容非粵人者之過問而染指。其今日所借以號召粵人排斥聯軍者。猶是此口吻也。就聯軍目下之情況而觀。頗

令人有疲玩顛預之感。謂聯軍將領。均能各率所部。甘爲三民五憲犧牲。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與陳炯明一決雌雄。軍事深奧。非吾人所敢妄評。然吾以爲聯軍將領。卽盡屬虛僞愛國。不爲自身人格計。不爲所部前途計。不爲國家存亡計。大家袖手觀望。坐聽陳炯明次第剪滅。斯陳炯明復辟廣州之目的。當然可達。惟是即欲粵人治粵。則談何容易。陳家軍最大實力。在乎林洪兩部。林非粵人。洪亦非粵人。李雲復，謝文炳，黃大偉，賴世璜等，均非粵人。陳炯明卽能剪滅聯軍而復入廣州。林洪李謝黃賴等。暨其所部。不是聖賢仙佛。不能辟穀導引。未必肯功成身退。亦必各視其能力之多少。以佔據地盤之大小。則廣東固依然一客軍瓜分之廣東也。粵人治粵云乎。至時陳炯明卽以清一色之海陸豐軍解決林洪李謝黃賴等耶。恐不可能。再聯合全粵軍人以解決林洪李謝黃賴等耶。勿論可能不可能。假定曰能。然粵人所受之兵禍。要非有心人所忍復道。幸而存粵恒於斯。不幸而亡粵

恒亦於斯。吾故曰陳炯明聯治主義之矛盾。吾爲陳炯明謀。陳炯明果爲個人之千秋萬世計。爲廣東計。爲國家真正共和計。惟有懺悔前非。過而能改。再戴大元帥。大元帥惟對主義有問題。對人則絕無問題。天地之量。何所不容。此亦含生負氣之儔。所能共信。最近容納沈鴻英之來歸。是鐵證也。陳炯明果願爲大元帥之三民五憲。矢死靡他。卽日懇請大元帥分令湘軍回湘逐趙。滇桂豫贛山陝皖諸軍入贛驅蔡。自己則統率林洪李謝黃賴諸部入閩。撲滅孫傳芳周蔭人。以通浙盧而窺蘇皖。湘贛得手。武漢卽在掌中。由是大江以南。旣盡爲我有。川奉與直系。不共戴天之仇。約期夾擊。國賊曹吳之必爲我擒。可操左券也。能若是，則陳炯明從前之過。如日月之蝕，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廣東此後。可以絕客軍之跡。國家真正共和。賴以不墜。大元帥之三民五憲。從此莊嚴神聖。與山河日月以俱長。異日國人追思開國勲勞。陳炯明當然值得一巍峨銅像也。此爲陳炯明應有之覺悟。

不然者。陳炯明既不肯爲大元帥之三民五憲盡力。聯軍又不肯爲大元帥之三民五憲盡力。乃至一時之英雄豪傑。都不肯爲大元帥之三民五憲盡力。中國之大。亦不患無人。但使人心不死。真理不滅。國家不至遽亡。除非天崩地裂。則大元帥之三民五憲。必有完全貫徹之一日。特時間問題耳。是則可爲陳炯明惜。可爲聯軍將領惜。可爲一時之英雄豪傑惜也。古今無不解決之問題。天下亦豈真有難事。旋乾轉坤。只在陳氏一轉念間耳。寄語陳氏。能否顧百世之是非。平一時之意氣。鷄鳴未曙。三復斯言。

### 吾人欲解決東江之陳炯明當先解決自身中之陳炯明

袁世凱欲帝中國。而共和一斬。陳炯明欲帝廣東。而共和再斬。今曹錕以五千元一票。收買臭豬於內。吳佩孚以十萬衆。跳舞咆哮於外。暴賊橫行。既無所謂共和矣。吾黨深信中國非確定共和則必亂。長亂則必亡。國亡則種亦必滅。仁人志士。甘粉骨碎身以求共和之確定者

。蓋深憂民國之亡。民族之滅也。年來大元帥集滇湘粵桂豫贛山陝諸省十萬兵於此。所謂黨軍也。所謂信仰大元帥主義。服從大元帥命令而來之革命軍也。各軍將領。又皆以澄清中原。建設真正共和國之責任自負者也。乃東江相持。既經寒暑。豈陳家之士兵。皆有三頭六臂耶。惠州之險要。眞倍於金城湯池耶。不然，區區一惠州城。何以長此可望而不可即耶。謂非先破惠州不可。則萃全力以臨之。斷絕其接濟。再施猛烈之攻擊。有千精衛。何海不填。有萬愚公。何山不移。謂惠州天險難破。卽以相當兵力監視之。而左右兩翼。分道揚鑣。必抵潮梅而後朝食。勝則進而規畫全國。爲四萬萬人暨其子子孫孫造無量之幸福。敗則以十萬聯軍熱血。染赤東江。留革命史上以空前之痛快。英雄作事。快刀亂麻。安能畏首畏尾。坐誤事機。使一般供給軍費之無識商民。日夕冷笑此革命政府也。吾思之。吾重思之。東江之陳炯明。本不難解決也。所最難解決者。惟盤踞吾人方寸中之陳炯明耳。袁



世凱欲帝中國。爲私也。陳炯明欲帝廣東。亦爲私也。吾黨中出而任事者。勿論文武。先宜撫心自問。我果爲公耶。抑同是爲私耶。無罪而後可以戮人。陳炯明爲私。我亦爲私。則我亦一陳炯明也。大元帥令統一民政。而我所佔領之捐稅。始終不肯交還財廳。此豈信仰大元帥主義。服從大元帥命令者。所宜出耶。換言之，卽是並非信仰大元帥主義。並非服從大元帥命令。不信仰大元帥主義。不服從大元帥命令。而又偏假借大元帥之主義與命令。以圖遂其個人升官發財之私。此類黨人。謂其方寸中已爲陳炯明之魔力所盤據。其又何辭。公等勿以吾爲無的而放矢也。今日東江之所以未能解決者。曰無餉也。曰無械也。人民之負擔。捐稅之繁重。實爲有粵以來所創見。所收金錢。擲諸何處。上不在政府。下不給士兵。非有力者中飽而何。楊廷培未死以前。孰敢以半個私字加諸彼者。乃死肉未凍。異口同聲。均謂其扒去數百

萬元。卽見諸范石生之呈報大元帥者。亦曰百餘萬元之多。豈真無餉耶。豈真無械耶。毋亦私心類楊廷培者之絕對不爲大局計耳。嗚呼，已死之楊廷培。嗚呼，未死之楊廷培。陳炯明也。楊廷培也。祇認識字典中一私字者也。是皆黨國之蠹賊也。吾黨中其有祇認識字典中一私字者乎。是則楊廷培之流亞也。是則陳炯明之縮影也。自討之不暇。甯能討人。人皆以爲欲解決暴賊曹吳。當從解決東江之陳炯明始。吾則以爲欲解決東江之陳炯明。當從吾人先解決其自身中之陳炯明始。何以解決之。曰，不爲私。能不爲私。則必信仰大元帥主義。服從大元帥之命令矣。確實信仰大元帥主義。確實服從大元帥命令。以十萬患難死生一心一德之聯軍。挾天地間之真理正義以前進。應無堅不摧。無敵不破也。陳炯明又烏能長爲吾黨殺賊建國之障礙哉。

### 致黃總指揮季寬電

急潯州貴縣探呈黃總指揮季寬師兄勛鑒。頃承紹基聯帥面諭。允以子

彈二十萬發。協助吾兄。惟須部隊確已出發上游。始能陸續撥給。爲滇，爲桂，爲西南。在道義上。在利害上。弟固素信紹基聯帥之必有此慷慨也。兄部得此以結束陸譚。肅清桂亂。固全桂九百萬人之福。紹基聯帥。亦所渴望也。前方情況。乞隨時見告爲盼。百芳叩漾。

### 復黃總指揮電

貴縣探呈黃總指揮季寬師兄勛鑒。宥電奉悉。南甯既克。陸譚無復問題矣。桂亂肅清。西南益形鞏固。吾兄功在國家。欽佩曷極。楊聯帥處。本日領得子彈三萬發。交由辦事處解上。日間再當陸續領運也。特復。百芳叩感申。

### 黃總指揮來電附

廣州麥欄街十三號陳主任轉廖顧問官百芳鑒。我軍右翼梗日克復賓陽。左翼有日克復南甯。戰鬥均屬劇烈。耗彈甚多。盼速懇紹公聯帥接濟子彈二十萬發。俾事補充而資銳進。廓清掃蕩。當拜賜無極也。

臨電無任翹企之至。紹雄宥印。

### 請 大元帥統一財政

大元帥睿鑒。鈞座回粵主持討賊。年有餘矣。聚吾黨負責任之英才。集十萬有主義之軍隊。殺賊建國。應非所難。祇以東江殘逆。久滯天戈。北伐宏圖。遂遲露布。窮原竟委。實係乎財。財政必統於中樞。斯應付可期其適當。乃各軍佔據。久假不歸。但飽私囊。罔顧大局。甲攘乙奪。驚貪雞爭。陽借衛民救國之美名。專爲積玉堆金之是務。此實假革命黨之所爲也。以假革命黨而插維於真革命黨之中。每念革命事業之前途。令人不寒而慄。百芳蒿目痛心。傷時憂世。曾於一月十九日，著「粵省財政不統一與聯軍之前途」一文。投由廣州民國日報發表。六月六日，又著「吾人欲解決東江之陳炯明當先解決自身中之陳炯明」一文。投由現象報發表。自知智慮短淺。未能暢所欲言。然於財政不統一。其關係聯軍自身之利害。與國家真正共和之存亡。似亦反

覆詳盡。不留餘蘊。特人微言輕。故不爲有槍者所傾聽耳。長此安窮。其何能淑。爲今後計。惟有先從政府公開收支始。自財部而省署。而財廳。而運署。而市廳。而市廳所屬之各局所。舉凡一員一角之收入支出。均須極端公開。昭示吾黨之大公無私。以絕社會之懷疑而起其信仰。一面又責令粵軍所有之征收機關。首先交還政府。以爲之倡。粵軍既遵令交還。而各軍所有之征收機關。若仍盤踞如故。則孰爲眞革命黨。孰爲假革命黨。萬目睽睽。何所掩飾。自古及今。安有相忍而可以爲國者。勢不能不嚴辦一二。用儆其餘。在此死生患難之期。猶不能收雷厲風行之效。他日撲滅曹吳之後。又何以戢稱兵抗命之徒。我鈞座之三民五憲。其足以救國保種於現在與將來。固質諸天地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而革命政府。自成立至今。受國人之冷酷待遇者。可謂至矣。豈國人之天良眞喪盡耶。豈曹吳之暴亂尙未極耶。豈外人政治經濟層層壓迫者猶未甚耶。何以長江大河間

之同胞。竟自視如化外。對於國事。始終無所表示。毋亦由於革命政府之威信不立。遇事優容遷就。以養成此不痛不癢不生不死之局。致不爲人所重。吳佩孚所以笑聯軍爲掠食流氓者。彼蓋亦確有所見也。革命黨與竊國賊。勢不兩立。廣州一席之地。寧能偏安。水盡山窮。財政不統一。再有何辦法。悠悠萬事。惟此爲急。願我鈞座乾綱大振。渙汗大號。必先解決此問題。然後再及他事。革命政府之生死關頭。四萬萬人及其子子孫孫之存亡禍福。胥視此矣。區區下愚。不揣冒昧。專肅上叩崇安。諮議廖百芳謹上。

### 沙面華工之人格與國家前途之關係

上海某國人之公園。其園門懸一牌。大書「狗與華人不准入內。」此間聖三一學校校長某氏之斥吾學生也。亦曰「你們中國的地位與生命。早已確定於華會。無論如何運動。亦不能救了。」嗚呼，痛哉。彼列暴之不以人類視我同胞。而以亡國奴待我同胞者。不自今日始矣。自滿

清以「寧贈友邦，嚴防家賊」爲政策。於是割地也。賠款也。領事裁判權也。海關管理也。一切不平等之條約也。外人但有所求。滿清斷無不應。滿清倒矣。袁兇繼之。則猶是抄此牋同媚異之秘本也。洪憲毀矣。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諸監。及現在竊踞北京之曹琨。則猶是抄此牋同媚異之秘本也。百數十年來。束縛之。箝制之。民心安得不渙。民力安得不萎。民氣安得不衰。故外人壓迫之以武力。壓逼之以政治。壓逼之以經濟。均非吾民之所得與聞而過問也。遘閔既多。受侮不少。吾民之以亡國奴自待者。蓋已久矣。以今日外人政治力與經濟力壓逼之重且大。正不知國命之如何時。吾儕以候補宣告亡國人之資格。直在此相煦以沫耳。安南人范鴻泰擲炸彈於沙面之域多利酒店。此爲安南中之張子房。遺體與證據具在。中西官民。共同認定矣。於沙面之華工。究有何關。某領乃無端而施以苛例。宜其一致罷工。爲我同胞與列暴「不合作」之發軔也。今既二十餘日。結果如何。雖未可知。

而此二千餘華工。其心之堅。力之定。氣之盛。眞足爲此將亡未亡之國。續垂絕之民氣也。壓力愈重。抵力愈堅。物理學之公例則然也。芸芸四萬萬衆。安得此二千餘人。化身爲二萬餘人。乃至二十餘萬二百餘萬二千餘萬。一心一力。以救此將亡未亡之國也。我國爲將亡未亡之國。旣爲盡人所共知。南北新舊武人能救此國乎。我不敢希望。官僚政客能救此國乎。我不敢希望。一般侈談世界主義之青年學子。能救此國乎。我不相信。一般口三民五憲心升官發財之假革命黨。能救此國乎。我不敢相信。我今日所能相信者。其惟有血性有志氣並且知有人格知有國體之工黨乎。何以証之。証之此次抵制沙面苛例而罷工之華工。

### 林虎之過去與未來

國人何以知有林虎。林虎何以得出風頭。以癸丑湖口之役也。湖口之役。在袁世凱謂之亂。謂之逆。在國民黨則謂之二次革命。林虎爲李



烈鈞部。發難湖口。於是始出風頭而見知於世。是林虎本以依附革命而得名者。民五以前。不深知林虎者。或有許爲民黨健將之一。民五以後。與桂中以緣林起馬諸盜魁相周旋。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蓋與之俱化矣。陳炯明懼濠江滇軍之來襲也。思有以對付之。特以林虎舊時所部之三黃。還諸林虎。一方得援助回桂。一方欲解決滇軍。彼此互相利用。初無所謂肝胆相投。感恩知己也。不意滇軍先發。梧肇失而廣州亦不敢再守。林虎遂墜入陳家軍之旋渦中而不能自拔。欲投許崇智。而反騙許崇智於潮汕。謂與湘軍單獨媾和。而又誘逃湘軍中之王得慶。亦可謂極手段之能事矣。雖然，吾有欲爲林虎問者。則今後之企圖。意欲何爲也。爲救國耶。爲世俗之功名富貴耶。曹琨吳佩孚。其腦筋，其眼光，聰明若林虎。應無不一目了然之理。若曹吳輩亦足語於救國大業。則安南高麗印度等國。至今可以不亡。林虎督理廣東軍務。亦既見諸北廷之僞令矣。惟是我革命政府。集全

之革命人才與軍隊於此。無論其不容易飛入廣州也。假定曰能。然亦決非林虎之獨力所能做到。勢不能不有所求助於北軍。林虎入廣州。北軍亦入廣州。國中至足勞曹吳之神思魂夢者。惟廣東一省。果至其時。曹吳必查照滿清用將軍駐防之成例以監視之。西望成都。是何處置。恐不止平分粵中之軍權已也。況此外陳家軍中。又有最老資格之洪兆麟。與海豐嫡系之葉舉。相與吞聲飲恨磨牙舞爪於其旁。外省人絕對的不能掌廣東之軍權與民政。寧待煩言。徒見其爲龍濟光莫榮新之續耳。此特姑讓一步。假定爲林虎得入廣州而言也。若聯軍將領。尙有血性。知有人格。知有國家。知非革命黨拚命以救中國。則中國必亡。乃至種族必滅。餘勇可賈。一往直前。誰敢謂聯軍必不能掃蕩東江。出師北伐耶。且以海豐系最近之趨勢觀之。自彼中所謂文治派者。力主與革命黨合作之後。其態度亦已大異乎疇昔。林虎號稱機警。至此而猶不覺悟。思乘時恢復以革命得名之資格。與革命黨一時英傑。

携手以救此國。拯此民。而尙歧路徬徨。迷途不返。吾有以知林虎之結局矣。

### 因陳廉伯私運大幫軍火而警告商團

商團長陳廉伯。此次私運各種槍枝九千餘桿。即使准其商團公所存根有據之五千餘桿。確非出於矯揉造作。預爲之謀。而此外尙有之四千餘枝。實應判爲私運的軍火。爲私運的大幫軍火。私運軍火。是何等事。私運大幫軍火。更是何等事。讀大元帥對商團之演說詞。與廖省長應行查究的七大理由之佈告。陳廉伯此次實與政治運動有重大嫌疑。陳氏縱身中一一毛孔。擴爲一二口。一一口中一一舌。一一舌中一一音。不能辯也。陳廉伯以一商人而大發其廣東省長之夢。亂世功名。有何價值。本不足怪。所可憐者。君等不察彼之野心。甘供其利用。幾至並供其犧牲。晏子有言。「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君等對於陳廉伯之政治運動。知之，是爲同謀。不知，是爲盲從。以

君等平素之態度考之。身家之觀念。實重於國家之觀念。謂君等與政治運動有同謀。吾固失言。君等恐亦不敢當也。若君等竟受陳廉伯之愚而聽其操縱。非盲從而何。原夫商團之設。所以謀自衛也。取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也。商人重利。少知國愛。本不宜責以國事。曹吳暴亂。至於此極。外力壓迫。又如此其甚。國且亡矣。利於何有。商人而果有絲毫愛國心也。自宜深明大義。放大眼光。忍痛須臾。體諒政府。並以相當之力量。援助政府。使政府得早日肅清全粵。然後所有聯軍。一齊出師北伐。則粵局解決。中國全局。亦同時解決矣。中國全局未解決。而欲粵局獨自解決。萬無是理也。以陳廉伯一人之故。一意驕橫。事事示敵意於政府。時時向政府示威。目無政府。甚至欲顛覆政府。斯可謂鹵莽滅裂矣。須知政府集全國之革命軍隊於此。其中軍紀風紀。誠有不能使之秋毫無犯。鷄犬不驚者。周亞夫往矣。舉目斯世。何處得軍令森嚴之統兵大員哉。雖然，以今日之聯軍。與

龍濟光之「外江壯士」。陸譚陳莫之「有有怕」。陳炯明之「黃衣大漢」較。或猶不至如彼其甚也。且今亦既移住郊外矣。君等果誤於陳廉伯之陰謀。而受其指揮。思與政府抗。以爲一旦發難省城。東江北江南路之聯軍。同時斷絕接濟。因而與東南北三方之敵人。前後夾攻。則此十萬聯軍。可聚而殲之。此種計畫。無論能否成功也。藉曰成矣。而方本仁孫傳芳之大批北兵。林虎之大批廣西兵。洪兆麟之大批湖南兵。賴世璜之江西兵。黃大偉之湖北兵。又蜂屯蟻聚於廣州。試問君等再能聚而殲之乎。竊恐爲禍之慘。更有甚於前拒虎而後進狼者。誠然，則亡粵之罪。君等固應負責。因此致革命政府不能存在以圖發展。而至於亡國。君等更何以逃千秋萬世之誅。此特就陳廉伯之妄想中所謂成功者言也。若其妄想之功不能成。結果所得。又將何如。吾不忍言矣。……君等應亦知意氣用事固不可。受人利川而犧牲自己。尤不可也。君等不乏明白事理之人。得吾言而反復深思之。對於政

府扣留陳廉伯私運軍火一案。與今後對於政府所應取之態度。真不可不從長計議。慎重自處也。

### 請楊總司令撤銷戰時軍需籌備處

紹公總座鈞鑒。總座近與譚劉兩公。在廣州設立湘桂滇戰時軍需籌備處。將於各種稅捐之外。有所抽收也。市民一讀此會銜佈告。即恐雜捐苛稅。將紛至沓來。相與咨嗟太息。懼其無力負擔而憂形於色。弦高卜式以還。能仗義疏財以急國家之難者。公卿士夫。史不多見。熙熙攘攘。抑亦不足怪也。百芳對此機關之所欲言者。不在乎廣州民力之能負擔與不能負擔。而在乎第一似與大元帥統一財政之命令不符。第二似與粵軍方面自分主客之畛域。第三似與豫贛山陝及中央直轄各軍「如朱培德盧師諦劉玉山等」顯示強弱而不肯共同甘苦。以言乎第一項。聯軍七八萬衆。經年之久。不能解決東江。以從事於中原。冷海宇討賊之熱心。長曹吳禍國之逆燄。餉械無着。實爲總因。以粵海道

區三十縣。嶺南道區十一縣之地。又加以稅收至豐之廣州。果駐防各軍。對於一切捐稅。皆不截留以圖中飽。所有收入。涓滴歸公。則公家財政。早有辦法。解決東江久矣。何致北伐二字。至今猶是一名詞。大元帥汗食宵衣。無非爲此。統一財政。固不啻三令五申。總座與譚劉兩公。皆極端服從帥令者也。帥令謂無論何種捐稅。非經財政委員會通過。則不准舉辦。今若枝節此機關。於帥府威信。固已有碍。與國人交止於信。總座與譚劉兩公。平日贊成財政統一之通電宣言。猶昭昭在人耳目也。以言乎第二項。湘桂滇三軍。給養之困難。固盡人所同知。卽粵軍之給養。亦何曾充裕。同一旗幟之下。豈容有客主之跡。形乎其間。患難死生。尙當與共。今組織此機關。而竟劃一粵於湘桂滇之外。不知者將疑爲是自分主客之畛域。亦宜乎敵黨之有詞挑撥。得機會以暢所欲言也。以言乎第三項。聯軍之名稱。本以湘桂滇豫贛山陝及中央直轄各軍所組合而成也。今此機關既將粵劃出。又

並豫贛山陝及中央直轄各軍而悉劃出之。以豫贛山陝及中央直轄各軍與湘桂滇三軍較。人數雖有多寡之殊。窮苦初無彼此之異。同是聯軍。亦無所謂優先權也。湘桂滇三軍。既可設此機關。在廣州征收捐稅。粵軍又何嘗不可設同式之機關在廣州征收捐稅。豫贛山陝及中央直轄各軍。亦何嘗不可設同式之機關。在廣州征收捐稅。若然，則廣州民力之能否勝任。姑且勿論。而財政之紊亂不可爬梳。雖集中精深博大如管仲，商鞅，白圭，計然，孔僅，桑宏羊，劉晏，王安石者於一堂。亦無所用其整理也。此非百芳故逞其汨汨之辯。以欺蒙總座。冀要譽於市民也。實以此機關之種種窒碍而不宜設立。稍加考憲。卽見其顯然之事理也。靜者見著於甚微。智者識機之結局。若謂既經掛起招牌。不達目的焉不止。則效果如何。殊非百芳之所敢知也。抑尤有言者。現在陳廉伯受曹吳指使。方思利用商團。以圖一逞。幸賴大元帥洪福。天佑國家。逆党陰謀。不致演成事實。不然，大局前途



。不堪設想矣。當此逆黨亂謀百出之時候。而總座與譚劉兩公。又適有此叢集民怨之機關。成績固未必果佳。徒給逆黨以攻擊之資料。百芳之愚。期期以爲不可。總座與譚劉兩公。皆西南人傑。明燭千里。今日爲聯軍計。爲討賊前途計。根本上除各皆嚴令所部。迅將所有征收機關。悉數交還政府。自後一切餉械。卽爲政府是問外。縱諸葛復生。寧有第二個辦法。百芳對此軍需籌備處。固有所見。在外間亦確有所聞。總座與譚劉兩公。倘不肯毅然撤銷。從根本上促成財政之統一。百芳亦從此回桂矣。專肅奉候。敬頌鈞祺。廖百芳上。八月念一日。

### 爲處置緝獲那威船軍火上 大元帥書

大元帥睿鑒。此次逆黨陳廉伯私運大幫軍火。又預約各處甘供傀儡之商團。於槍枝到步之日。齊集省城。圖謀大舉。逆跡顯然。幸賴鈞座洪福。天佑國家。此項槍枝。不致落於逆黨之手。不然，大局前途。

不堪設想矣。政府沒收逆槍。本無接受商團請願之必要。蓋商團定買之槍。據陳廉伯在軍政部請願領護照之原函。聲明須四十日後。方能到省。且謂須得軍部護照。洋商始肯簽約。是商團方面。當然應俟四十日後。始向經手人是問。此哪威船所運之九千餘槍。時日固不符。式樣又各別。明明爲陳廉伯私人所購。將用以響應陳炯明者。絕對不容商團之過問也。政府既沒收此九千餘槍。百芳愚陋。欲有所陳。伏念鈞座自提倡革命以來。除三月廿九一役外。自餘屢次舉事。皆係運動他人軍隊。他人之軍隊。我能運動之使來。人亦能運動之以去。此鈞座所以艱難卅載。至今日而尙未成功也。他人之軍隊。多半爲普通的。爲飯碗的。爲可南可北的。爲個人憑藉之以圖謀升官發財的。以若是之軍隊。欲責以革命之大業。再過百年。收決其無效也。南京政府成。立舉國中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孰非鈞座之軍隊。袁世凱稍施以籠絡手段。四面八方。皆向國民黨反攻矣。可知鈞座今日所需者。爲

特別的。爲有主義的。爲救國救民的。爲革命黨指揮之以貫徹三民五憲的。普通軍之不可靠。往者勿論。近如粵軍中之呂春榮。滇軍中之楊池生揚如軒王秉鈞王汝爲。湘軍中之王得慶等。其証也。鈞座受人欺騙者多矣。今不勞而執獲此大宗逆鎗。非蒼蒼者默佑鈞座建設民國。何以得此。爲發展革命前途計。應從各省黨員中。曾在高小畢業。年約二十至二十五歲之間。其志願又確肯以身命供主義之犧牲者。揀練一萬人。作爲革命軍的基本隊。卽百芳理想中所謂特別的。有主義的。救國救民的。革命黨指揮之以貫徹三民五憲的也。鈞座果練成此一萬黨員爲革命軍的基本隊。自後大本營之命令。不慮其不行。財政不慮其不統一。十萬聯軍。亦不慮其不勇氣百倍。爭先殺敵。東江南路。不難指日肅清矣。稍事補充。卽揮戈北指。浩浩蕩蕩。從事中原。再不成功。則請殺百芳以爲妄談軍事者戒。倘芻議不蒙察納。而又以此項槍彈。某軍分給若干。某部分給若干。其不能戰勝攻取。豈遂有

以異乎今日。顧或者謂新編黨員一萬人爲革命軍基本隊。槍彈有矣。火食何出。此則財政當局之責任也。三月廿九之役。黃花岡諸先烈。人不過槍一枝。彈一排。曷嘗有如今之軍事家所謂配備完全。動需鉅款者。在精神不在物質。鈞座以此訓練黨員者二十餘年矣。不揣冒昧。肅上陳。敬候崇安。諮議廖百芳謹上。八月十八日。

## 大元帥訓示附

函悉。所稱各節。懲前毖後。切中肯綮。實爲先得我心。可知該諮議關懷黨國。無微不至。誠屬難得。除已將該項軍械。在黃埔全數起卸外。應採取所擬辦法。酌量施行。可也。此致  
廖諮議百芳

孫 文 八月二十二日

## 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之先決問題

胡鄂公等近發起組織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於北京。通電全國。且建議以九月七日爲國耻紀念日。以辛丑條約。成於是日也。生中國土。爲中國人。被帝國主義之列暴欺凌侮辱。壓逼侵畧。極於今日。聞有反帝國主義運動大聯盟之組織。而不表十二分熱烈的同情者。其人必爲無腦無骨無血無性之人。可斷言也。雖然，吾以爲於此尙有一先決問題在。將純由此團體自身進行耶。將與革命政府合作耶。抑與曹家政府合作耶。純由此團體自身進行。除通電發表宣言及陸續分送多少印刷品外。究有何種具體辦法。能得何種工作。能得何種成績。質之胡鄂公等。恐亦毫無把握。憑空拳赤手以號衆曰：「撲滅帝國主義之侵畧政策。廢除中國一切不平之條約。」豈特無成。徒令外人冷齒耳。革命政府。國民黨所組織之政府也。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中。第一爲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決。一則中國境內

各民族。一律平等。所謂自求解放者。卽我民族全體同心戮力。務舉現在所受於列暴之欺凌侮辱。壓逼侵畧。一一反抗之。一一擺脫之。以還我獨立自由之民族之謂也。今胡鄂公等所謂反帝國主義運動者。實不過國民黨三大主義之民族主義中。一方面之意義。並非獨闢途徑，最新發明之主義也。然在國民黨人。亦必贊成胡鄂公等之組織。並且希望胡鄂公等來集此青天白日旗下。相與通力合作也。曹家政府。能合作乎。曹琨曾憑藉外資以收買議員。獲償其竊國之大欲。吳佩孚正倚恃外械。窮兵黷武。蹂躪西南。曹吳無外人之金錢槍械。必不能作今日之暴亂。外人無曹吳之勾結。必不致有今日之兇橫。胡鄂公等所標題之第四義。謂「本聯盟因反帝國主義之故。若發現帝國主義之走狗。或反帝國主義之漢奸者。本聯盟當應用撲滅帝國主義之手段以撲滅之。」曹琨吳佩孚。利用外資外械。以竊國禍國。不惜勾結帝國主義者。以殘害同胞。所謂帝國主義之走狗者非耶。所謂反帝國主義

之漢奸者非耶。吾不知胡鄂公等果有手段以撲滅之否也。有家於此。一家事權。都爲壓主之強奴所竊據。家產之出納。家務之興替。皆非家主所得而過問。彼強奴者。復挾外匪以爲重。時時以外匪之兇悍。恐嚇家主。懦弱之家主。不思所以去此勾通外匪之強奴。內憂一除。外患自無從而至。但曰惟外匪是咎。斯亦愚之至矣。有人於此。不知所以去其五臟六腑之宿疾。徐圖營衛。以保養其天年。惟憤恨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之來侵。是亦昧於攝生者矣。胡鄂公等所標題之第三義。謂「本聯盟除反帝國主義之工作外。其他事項。慨不與聞。」嗚呼，是直不敢向曹吳言思擬議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國人今日欲爲反帝國主義之運動。而不敢先去曹吳。是無異不能去勾通外匪之強奴。而欲家之寧。不知去動致外邪之臟腑宿疾。而冀身之安。天下寧有是理。胡鄂公等果真心欲爲反帝國主義之運動乎。應亦知所從事也。

爲扣械事再上 大元帥書 九月五日

大元帥睿鑒。聞政府緝獲那威船之槍械。將容納商團之請求。而爲有條件之給與。此事百芳昨曾本其短淺之見。專函胡總參議。以爲政府若收受商團五十萬元。實類於擄械勒贖之所爲。政府若將此項槍械給與商團。必貽藉寇以兵之後悔。此案有不難一言而決者。陳廉伯果無摧翻政府之逆謀。則此項槍械。政府當初自不應扣留。陳廉伯既有摧翻政府之逆証。且已顯露其狀態。而謂發一自身悔過及擁護政府之通電。即可給與此項危險品。而不虞賣國洋奴異日再爲帝國主義者所利用。百芳之愚。實所未解。政府爲策源地計。爲威信計。爲前途計。無論如何。似當保全尊嚴。不宜再向謀叛商團買怕。姑息養奸。古有明訓也。肅上叩。敬候崇安。諮議廖百芳謹上

對於五省弭兵會之希望

蘇皖閩贛浙人士。近有五省弭兵會之組織。讀其通電宣言。連篇累牘



無非「戰端一啓。則城市坵墟。人民塗炭。」等等通套語。不求爭端之所在。不有具體之辦法。而欲藉打電及印刷品之力以消弭此干戈於無形。縱掬盡五省人民之心血眼淚於文電之中。寧有當耶。凡欲解決一問題。首先當研究此問題從何而發生。既發生矣。吾人不能解決之。則其推遷之影響爲何如。吾人欲解決之。則進行之手段又將何擇。五省人士。不於此用其心思才力。惟日事呼號。而毫無把握。弭兵會之成績。可以覘矣。蘇皖閩贛今日之四面襲浙。其所借作題目者。曰浙省收容藏楊也。吾以爲浙省收容藏楊。固予直系以口實。浙省卽不收容藏楊。直系之處心積慮。西湖名勝。又曷嘗一刻去諸懷哉。曹琨元年之兵變京津。五年之力擁洪憲。國人果有絲毫法律觀念。如此元兇大慙。早已殺無赦矣。乃竟任其一逐黎元洪。再逐黎元洪。此何等事。逼宮奪印。天下人有目所共見也。天下除喪心病狂及人頭畜鳴之數百議猪外。曹琨而可以認爲中華民國之大總統。則董卓朱溫。可以鑄金

像於聖廟矣。盧子嘉以氣節著。以忠於共和聞。其不肯低首下心奴顏婢膝於曹琨之小朝廷也。正足見錢塘江上。猶有乾坤之正氣存也。曹琨既竊據大位。以爲非征服西南與東三省。則居仁堂上。「外間大有人圖儂。」終恐不能高枕而臥也。惟是欲圖西南與東三省。而浙江實爲東南重大之障礙。舉足左右。勝負所攸判也。此吳佩孚齊燮元所以暫置西南與東三省於不理。而亟亟有事於浙江也。彼以爲浙江若得手。則江已不復顧慮。然後再看西南與東三省之孰緩孰急。而相機應付。則武力統一之迷夢。或不難得一日之完成。基此以言。吾故曰浙省收容臧楊。固足促直系之兵。即不收容臧楊。而盧子嘉與浙省之人民官吏。苟其愛國家愛共和之真誠。始終不變。亦豈能免直系之兵之包圍耶。不過時間問題耳。五省人士。果認識此次爭端之所在。爲天地間真正之是非善惡計。爲國家計。爲共和計。當然不可無具體之辦法。積極的則一致爲盧子嘉後盾。務使「一片降幡出石頭」收龍盤虎踞之雄。

進而規復幽燕。再定國是。消極的則約同蘇皖閩贛四省之人民。雖空拳赤手。而一律罷工罷市罷稅。予齊燮元，馬聯甲，孫傳芳，蔡成勳以不利。即是加齊燮元馬聯甲孫傳芳蔡成勳以重創。則直系圖浙之兵。不求弭而自弭矣。日日在哀號宛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悲境中拍通電。發宣言。夫何益。夫何益。雖然，以今日蘇皖閩贛四省之民智民氣民德民力觀之。吾唱之而誰與和也。吾言之而誰與聽也。夫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吾之爲此言。失人耶。失言耶。吾欲還而質諸蘇皖閩贛四省之人民。

### 廖仲愷之進退與北伐大軍之後方

大元帥以廖仲愷爲今之蕭何。於親統大軍北伐之日。特任廖氏爲財政部長。兼軍需總監。財政廳長等要職。事權之假。可謂專矣。今廖氏乃以呈請辭職聞。廖氏爲經濟專家。理財本其生平致力之學問。得此地位。正可以盡其所長。何以又望而生畏耶。讀其上大元帥之呈詞。

吾有以知其苦矣。財政不統一。則萬望皆絕。記者無似。於此問題。言之屢矣。最初著「粵省財政不統一與聯軍之前途。」復次著「吾人欲解決東江之陳炯明。當先解決自身中之陳炯明。」復次乃直接上書大元帥。謂「悠悠萬事。惟此爲急。必先解決此問題。然及再及他事。」最近湘桂滇三軍有戰時軍需籌備處之設。正在罷市風潮行將暴發之候。吾復以此中之利害得失。詳告楊總司令。請與譚劉兩總戎毅然撤銷之。凡吾之所言。社會人士。或以爲非我不敢言。卽有言之而亦不敢盡。吾亦本非欲借此以出風頭。賣聲名於社會。專向有力者恣言之而無所顧忌。吾所慮者。財政不統一。則革命政府必無成功之可期。革命政府不能成功。則曹吳諸賊。必大得志於中國。曹吳諸賊。果大得志於中國。吾縱不采薇首陽。亦不能不作高飛遠走之亡命客。而國之禍亂。乃至國之滅亡。直意中事耳。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本此一念。吾故屢言之不敢憚煩也。廖氏之言曰。「豈真兵多財絀。有以使然。」

毋亦財政分裂。軍餉虛糜。有以改之。倘及今改弦更張。剔除私弊。以維大局。一可知欲維大局。必先除私弊。一言而決矣。蔣信之去矣。蔣信之據有廣三鐵路及三水西南佛山等處之收入。彼對於統一財政。亦嘗拍出呱呱叫之通電。卒之臨去秋波。猶依依不捨。而以此之故。終不能不出於一去。問蔣信之一切收入支出。能對大元帥乎。能對滇軍乎。能對粵人及國人乎。能自信之。始可以共信之。此其事只可質諸蔣信之之幽獨。顧蔣信之之去矣。尙復何言。吾深望自今以後。憑兵力以據有征收機關者。當以蔣信之之不辭而行。爲人生至不體面至不名譽之事。而引以爲戒。一致忠誠於剔私弊而維大局。則廖仲愷或不難爲今之蕭何。而大元帥亦不難掃蕩曹吳。建設真正共和國。以興民利而增國福也。不然，茫茫後顧。不忍言矣。

### 廣東人亟應有所表示於林洪

一二年來。廣東人所痛恨者爲聯軍。所希望者爲自治。所厭惡者爲捐稅

。今大元帥既鄭重宣言。於最近時期。悉調各軍北伐。既無所用其痛恨矣。以廣東付諸廣東人。自治之願亦償矣。一切苛捐雜稅。悉行免去。由民選官吏。另訂稅則。更無所用其厭惡矣。以上三事。廣東人一日不得。儘可根據大元帥之宣言。以求達到目的而後止。大元帥既有此煌煌帥令。渙汗大號。亦萬無徒托空言之理。廣東人果自愛廣東。進而愛及國家。真不可不善體大元帥之宣言。思所以救廣東。救國家也。駐粵各軍。若悉隨大元帥北伐。勝固長驅直進。奠定中原。以三民五憲。立民國不拔之基。作羣衆無疆之福。反之，則廣東雖大。亦決無聯軍退守之餘地。聯軍以十萬衆。分取贛湘。會師武漢。於理於勢。本操必勝之券。今聯軍所以不能用全力北伐者。實恐東江之林虎洪兆麟。將乘虛以襲此策源地之廣州也。廣東人於此。將何以應付之。此誠目前一大至急之問題也。林洪陳家軍也。人謂競存平素極崇拜吳稚暉之道德。又極同情於盧子嘉唐寅賡之聯治。今吳稚暉不遠千里而

來。勸競存以爲國討賊。競存既崇拜吳之道德。當然信吳之主張。否則競存之敬吳。直等於葉公之好龍耳。盧子嘉今已舉兵討賊。爲天下先。唐莫賡亦有親筆函件。交由但懋辛面致。請競存相與一致討賊。此外則段芝泉張雨亭均先後以討賊之大義相勗。陳競存果尙有二分人性。尙有國家觀念。尙知天地間有所謂正義者。同時又爲個人計。爲所部計。爲廣東計。爲國家計。而不肯負萬載之臭名以入地。吾敢放胆揣測曰。陳競存縱無意於福建。亦決不做反攻廣州之事。至於林虎與洪兆麟。羽翼既成。已非競存所得而操縱。對曹賊僞命。亦既拜表謝恩。其甘心助桀爲虐。而欲有事於廣州。甯待智者而後知。夫廣東既經大元帥宣言。付還廣東人自治。自治之廣東。又安容有非廣東之軍隊。再盤桓於廣東之境。吾爲廣東人謀。今日亟應開一大規模之自治會議。舉出代表。詣林洪而告之曰。軍人職在衛國。國有賊而不討。已失軍人之天職。兩君肯爲國効力。卽日揮戈入閩。以通浙盧而窺

金陵。長江大河。隨處皆英雄用武之地。策之上也。如其不從。廣東既爲廣東人自治之廣東。林洪與所部。其不可與廣東人雜處此土也。當與林洪約。盡三日。各率其所部。顧而之他。以尊重廣東人之主權。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行也。是蔑視廣東人之主權也。廣東人即應有極強硬之表示。不然，廣東人會痛恨聯軍矣。亦曾一度以罷市罷稅爲抵制矣。豈於林洪客軍。又獨歡迎之。容納之。人性反覆。不可解矣。况聯軍之來。係奉大元帥之命令。欲從事於討賊建國也。有詞以對天下後世也。若夫林洪。有何主義。有何政見。有何招牌可掛。不過做曹賊鷹犬。欲剗廣東之地皮。思敲廣東人之脂。吸廣東人之髓耳。廣東人若尙有利害之見。是非之心。爲粵爲國。對於林洪之表示。不可少也。尤不可緩也。廣東人乎。吾且傾耳以聽。究將何以答我此問題。

評陳炯明所謂審機觀變



陳炯明語吳稚暉曰。「我一定打吳佩孚。」又曰「江浙戰事。未分勝負。奉天是否出兵。尙待證實。不能不審機觀變。」此已足證明其胆小如鼷矣。革命家之道德。重在犧牲。故只有是非而無成敗。亦只有曲直而無利害。三月廿九之役。陳炯明爲與聞此役之一人。區區二三百人。敢與擁有重兵之張鳴岐李準奮鬥於五羊城下。豈嘗有機可審有變可觀耶。此其敗焉者也。湖北三武。運動工程營數百人。發難武昌。漢職一揚。遂摧清室。亦豈嘗有機可審。有變可觀耶。此則成焉者也。五年蔡松坡之自滇入川。九年陳炯明與許崇智之由漳回粵。當其誓師出發之時。撫心自問。恐亦未必有十二分把握也。天下事大義當前。只問其應做與不應做。如其不應做也。雖天下人爭做之。而我可以不。若其果應做也。雖天下人皆不敢做。而我不可不做。大義所在。本無徘徊瞻顧之餘地也。陳炯明今日。但當認定曹錕吳佩孚之應討或不應討。若其不應討。又何必曰「我一定打吳佩孚。」爲私仇耶。爲公義

耶。不明白宣布之。不足以折吳佩孚之心。奪吳佩孚之氣也。曹琨吳佩孚果應討矣。即使盧永祥不討。張作霖不討。甚至天下人皆欲認賊作父。而自稱爲「我以革命起家當以革命完成我之事業」之陳炯明。亦安可以不討。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欲救衆生苦。必自我入地獄始。浙江之勝負。何必介懷。奉天之出兵。更何必有待於證實。此無他，知有成敗而不知有是非。知有利害而不知有曲直耳。充審機觀變之量。實爲老奸巨猾之尤。自己以爲穩健。識者以爲騎牆。兵勝則從兵。賊勝又從賊。一部十七史中。不忠不義之徒。其埋沒於此「審機觀變」四字之下者。不知幾輩也。往昔英雄豪傑。其所以能成鑠古今震宇宙之勛業者。何一不從冒險進取而來哉。拿破侖謂法人之字典無「難」字。納邇遜謂吾生平不見有「可畏」者。審機觀變云乎。雖然，吾亦知此非所以語於今日之陳炯明也。曹吳竊位亂國。在國民人格上。在國家體面上。在人類道德上。在世界法律上。四萬萬人均當一往直前。義

濛江餘影下卷止

無反顧。而孰知以革命起家。又誓以革命完成其事業之陳炯明。更偏有待於審機觀變也。陳炯明真不易測矣。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
  "filename": "MTEzODc0NTU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387455.zip",
  "filesize": 6785385,
  "md5": "4d8ecaf933dc89007ccee7c629c99956",
  "header_md5": "4fc589a7956cd062fa63eb1365e302f5",
  "sha1": "18e80846ac9e63d865705a8b852c80a9f73b92e7",
  "sha256": "f72af12b399890cfb6784976354c2c8a66d687fbad60b5f75146e18255b8abca",
  "crc32": 242579359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6858973,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85,
  "pdg_main_pages_max": 85,
  "total_pages": 101,
  "total_pixels": 33547468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
```